

历史的整体性与人的全面性

——论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基本规定

赵士发

〔摘要〕 世界历史概念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它是在对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进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厘定的。马克思通过对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史前史与人类史的比较揭示了世界历史概念具有两层不可分割的含义，即历史的整体性与人的全面性。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概念的逻辑规定表明这一范畴具有历史性、事实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 马克思；世界历史；逻辑规定；基本特征

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已经成为唯物史观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世界历史概念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内在地规定着该理论的其他范畴。因此，厘清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基本内涵与逻辑规定是深入研究整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逻辑前提。本文拟从辨析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入手，进而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基本规定和特征。

—

首先应当明确，“世界历史”起初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主要是指与国别史相区别的人类诞生以来的所有历史，也是指对这种历史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的名称。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的特征是强调对象在时空上尽可能的全面性。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来源于对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的逻辑提升。弄清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前提。

黑格尔曾经从方法论的角度就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作过区分，并从哲学层面对“世界历史”进行了逻辑的规定。黑格尔从历史时空出发，将史学的“世界历史”与哲学的“世界历史”区分开来。他把哲学的“世界历史”看作世界精神的同义语，揭示了“世界历史”表征人类历史整体性联系与人类自由意识发展的内涵，从本体论、辩证法与认识论统一的层面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逻辑规定。根据黑格尔的区分，我们可以把握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如下几个方面的区别：首先，它们的方法论层次不同。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实证方法相联系，而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反思方法相统一。其次，二者的时空维度不同。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在时间上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在空间上包括全球范围，但它所关注的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实；而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则关注历史时空的整体联系性，它关注的是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本质。最后，它们的理论旨趣不同。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看重社会历史的客观性，侧重从历史客体的角度看问题；而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侧重从历史主体角度看问题，即关注人的自由意识的发展。这也是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之间最为关键的区别。

黑格尔区分了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这是他的巨大功绩。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依然没有完全从具体的历史科学视野中摆脱出来。并且，其世界历史概念是奠基于思辨唯心主义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则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哲学以及人类学研究最终厘定的。除了在历史本体论与历史价值论层面的重大原则区别外，若深入比较一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我们至少还可以发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细微差别：

首先，二者所指的时空内涵不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指的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直至黑格尔时代的全部历史。虽然黑格尔一再强调自己是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概念的，但从概念的所指来看，依然“只是过去而不是未来”时段范围的历史，因而在时间维度上仍然停留在历史科学的视野内。在空间维度上，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所指的“世界”，也还只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全世界。与之不同，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与史学的世界历史概念在时空维度上首次得以区别开来。马克思认为，“世界史不

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 具体而言，它指的是16世纪以来建立在大工业和各民族普遍交往基础上日益形成一个整体的世界历史，它强调的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整体性联系以及人的发展和最终解放。一方面，在时间维度上，马克思不仅将世界历史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且将“未来”也包括在世界历史概念内；另一方面，在空间维度上，虽然他有时也在历史学意义上使用“世界历史”一词，但他更多地是在哲学层面使用世界历史概念的。在哲学层面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一个从历史主体的生存与发展角度来揭示人类历史进程特征的概念。因此，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空间内涵是与人类的实践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哲学意义上，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时空内涵不包括16世纪以前各民族、国家、地区相对隔离、彼此孤立而尚未形成有机整体的历史。

其次，二者表征的世界历史性质不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所指的世界历史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结构，唯有世界历史民族才是世界历史的构成要素。一旦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就被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了。这显然是为维护日尔曼民族国家的现实利益服务的。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所指的世界历史是一种开放的系统结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生产力与内外交往的发展程度，每个民族不论落后还是先进，都是世界历史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具有划分历史时代的方法论意义，它标示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也可用以分析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世界历史发展与民族历史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趋势。

最后，二者的人学意义不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世界精神的同义语，它所说的人的自由意识的觉醒不过是世界精神的呈现。世界历史也不过是检验其逻辑体系的工具。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则不同，它将世界历史的内容还给了世界历史。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逻辑体系时，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有权利等于道德，扬弃了的道德等于家庭，扬弃了的家庭等于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等于世界史。在现实中，私人权力、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仍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了环节，变成了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它们是运动的环节。”^[2]不难发现，黑格尔这些抽象的逻辑环节所反映的，正是历史主体间交往范围的扩展。马克思则将这一切还原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揭示出当民族间的交往突破狭隘的民族地域界限、转变成普遍的世界性交往之时，历史也就转变成成为世界历史，人便由地域性的存在转变成世界历史性的存在。

二

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就世界历史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通过马克思的有关论述，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角度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在哲学意义上内在地包含着以下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方面，它标志着一定历史时代人类社会的整体性联系。这层意思是相对于世界历史形成以前的“民族历史”而言的，马克思通过与“民族历史”的比较，对“世界历史”这方面的含义进行了逻辑界定。另一方面，它表征着一定历史时代主体的生存发展状态，即个人的发展与解放程度。这层意思是相对于人类历史的“史前史”而言的，它与“人类史”同义。马克思通过与“史前史”比较，对“世界历史”这方面的含义作出了逻辑规定。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这两层内涵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前者侧重于历史客体向度的整体性，后者侧重于历史主体向度的全面性，它们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在逻辑上的完备性。

1. 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具体而言，世界历史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国家内外交往程度的不断提高，各民族国家、地区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日益加强，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整体性联系而产生的。可见，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是相互规定的。民族历史是世界历史的前提，世界历史是民族历史的结果。根据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对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的阐述，人们可以把握到其世界历史概念深刻而又丰富的内涵。

一方面，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实质不在于描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而是着眼于世界的整体性联系。马克思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了各民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发展状态，任何民族或国家都不可能超脱它而孤立地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在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3]在马克思看来，整个人类历史在宏观上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状况：一种是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即在大工业生产形成之前，不同地域的民族之间交往很少，处于相对孤立、封闭的发展状态。其主要形式包括原始社会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一种是整体性的世界历史，是指在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各民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马克思从生产力的发展，及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交往日益扩大方面论述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趋势。具体而言，自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和继之而来的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和社会交往的日益发展，人类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开放性、整体性、全球性的趋势。所谓开放性，就是指在分工与交往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国家与地区之间由孤立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不断走向相互开放状态，由地方的封闭性走向世界的开放性；所谓整体性，即各民族、国家与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以一定的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全球性，即世界各民族、国家与地区之间交往日益增多，交往节奏不断加快，联系不断扩大，形成了全球循环的物质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人们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缩小，地球日益成为一个“村落”。人类历史愈来愈显示出向世界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这就是人类历史的横向联系和发展。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实际上是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

另一方面，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实质也不在于提供某一历史时期各国之间交流往来情况的具体证明，而是要从社会制度层面把握世界整体性联系的纽带。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的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4]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从历史的实际进程来看，正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了世界市场，并创造了打破限制民族交往的自然隔阂的生产手段，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巨大发展，从而使交往获得世界性发展，导致了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使原来孤立存在的民族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世界历史的潮流，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使落后民族从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发生整体性联系的纽带，它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并未停留在对世界历史现存状态的描述上，而是走向历史的深处，揭示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与世界历史是格格不入的，它不可能完成世界历史，并进而阐明了世界历史与共产主义内在一致的奥秘。由此看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又是对人类社会发

展方向的深刻把握。

2. 史前史与人类史

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实质，不是为了具体考察突出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及其过程，而是从人类历史运动方向和前途的层面揭示了人类由地域性存在向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发展过程，阐明了人类社会从“史前史”向“人类史”转变的趋势，即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1859年，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依次演进。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因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

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5]。这就是说，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必然

到达社会发展的人类史阶段。在那时，“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

^[6]。可见，“史前史”主要是指人类尚未从自然的分工中摆脱出来，还处在狭隘的民族地域性的束缚之下，在生产关系上依然存在着压迫与剥削的对抗关系，人没有摆脱对人或物的依附性的历史阶段。

关于“人类史”，1846年马克思在给巴·瓦·安年科夫的信中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力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7]

可见，“人类史”是相对于“史前史”而言的，它不是指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时期人类活动的历史事件的“断代史”的简单叠加，而是反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人类社会纵向运动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的增强与解放程度的提高。具体而言，人类史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深刻内涵：一方面，是指人类历史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纵向联系，在此基础上人类历史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是指历史主体人的解放程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形态变更而不断增强。如恩格斯所说：人类愈来愈“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愈来愈

“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愈来愈“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8]。也就是说，人逐渐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异化关系解放出来，不断摆脱各种依附关系，愈来愈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由上可见，“人类史”的趋势表明人类社会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本身愈来愈走向解放、愈来愈走向全面发展。

总之，从逻辑上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内在地包含着历史的整体性与人的全面性两层不可分割的含义，它是对历史发展规律与历史主体尺度辩证统一关系的客观反映与科学揭示。从历史上看，“人类史”和“世界史”这两种趋势既是相互区别又是相互统一的，它们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人类史”趋势表明人类社会愈来愈走向解放和进步，历史主体愈来愈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世界史”趋势表明人类社会愈来愈走向开放、走向整体发展，其深刻的内在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日益发展，即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运动。“人类史”与“世界史”互为前提、互为尺度。“人类史”趋势是“世界史”趋势的基础，没有人类史的发展，世界史就得不到开创；世界史是人类史这一趋势发展程度的标志，是人类生产力联系和发展在世界空间范围内的现实表现。没有世界史的形成和量的扩大，人类史就不可能形成质的飞跃，人类就不可能获得解放。人类史和世界史的统一，构成了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三

从以上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分析与探讨，我们可以发现它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特征：

首先，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概念的历史感，同时又扬弃了其抽象性与神秘性，从现实的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的角度去揭示世界历史发展的逻辑和规律性。具体而言，马克思世界历史概念的历史性体现在历史发展的纵横联系上。机器大工业与国际贸易的发展，特别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系统的辩证运动，导致了人类历史以下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方面，从横向上看，各民族闭关自守的壁垒被打破，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世界交往的潮流，不可避免地从小范围地域性的历史走向世界性的历史，历史日益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从纵向上看，人类社会逐渐从史前史转变为人类史，也就是说，人类逐渐摆脱动物的生存条件，开始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其次，它是一个事实性的概念。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已经成为经验性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与客观现实。它不是什么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可见，马克思是站在感性的现实维度上，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历史，而不是从概念、观念出发来解释历史，从而在根本上变革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另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客观的物质基础，它是以生产与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结束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之间的孤立隔绝状态。此外，由于大工业是市民社会的产物，所以马克思借用市民社会来说明“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说明世界历史的基础，从而将世界历史概念确立在现实的

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

最后，它是一个价值性的概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并渗透着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其一，马克思揭示了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依然存在着历史主体的异化。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社会分工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自发，劳动只是一种异己的力量，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只能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二，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同时又是历史主体不断发展与解放的过程。历史主体的发展与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相一致的。其三，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解放和共产主义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历史场所。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共产主义事业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一个统摄着共产主义价值原则的价值性概念。

（载《江汉论坛》2005年第5期）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0页。